

百岁忆旧

任溶溶

猛想起几十年前曾陪同陈望道老先生从科学会堂坐汽车回复旦大学,路过大世界,陈先生赞赏地说:“大世界叫大世界,真好,古色古香,是老百姓爱听的口头禅。”陈先生是我们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主席,我是秘书长。“什么地方人到上海,都会想到去那儿看看。”大世界是上海的一绝,大世界现在大概仍叫大世界吧。

我又想起,过去广东话里钞票叫银纸,一元两元叫一纹两纹,或一纹鸡两纹鸡,一毛钱两毛钱叫一毫子两毫子,五分钱叫斗零,三分六厘,四分八厘。如今全变了。我今年一百岁,看到过这么多东西,太好玩了。

我父亲做生意
我父亲是一位很殷实的商人。他退休时,把华兴纸行所有股东的股份还给股东,有些股东还不理解,经他耐心解释才明白,以后公私合营,他们没少拿钱。

最后一次我陪他去香港,他是找到一位股东说明情况,把股金还给她,那是我父亲一位故友的妻子。

儿子小时候
我小儿子小时候的托儿所在慈淑大楼楼上,放学出来,他总想进楼下的商场去看看。他说不买东西,只想进去看看。的确,他从没买过,买了东西也不是他叫买的,而是我觉得好玩买给他。

老于,不老,因为退休了,我才尊称他为老于。老于退休不到一年,退休前曾跟几个朋友说:在职时忙忙碌碌,没时间去看远方;退休后有时间了首要任务是去远方旅游。

计划很美好,现实很骨感。老于退休了,迎来了奥密戎疫情的袭击,旅游的计划受阻不说,还“静默”了。

不过,老于虽然过上了“足不出户”的日子,却没有纠结,没有焦虑,更没有闲着。

老于年轻时学过油画,有良好的底子,工作期间也曾画过少量作品。只是后来因走上区级领导岗位,工作实在太忙,再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触摸油画。现在退休了,有了充裕时间,又出不了门,正好点燃了他重拾油画的激情。

4月1日开始,上海浦西地区实行全域静态管理,老于从那天开始,拿出了封存已久的颜料和画布,开启了油画抗疫的生活模式。虽然好长时间不操练了,手感也有些生疏了,但毕竟基本功没有丢掉,坐到画板前面,很快就找到了感觉,整个人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封控的第三天,第一幅油画完成了,作品的题目为《宅家》,画面中是一位兜着围裙的家庭主妇忙完午餐后倚靠在客厅的沙发上,关注着手机里防控疫情的信息,这应该是“足不出户”的日子里大多数家庭主妇的真实写照。

十天后,老于的第二幅油画完成了,这一幅叫《核酸》。画面中绿树成荫的大道,井然有序排着队的居民,还有核酸采样的大白和志愿者们,构图巧妙独到,色彩和谐,立体感强,给人一种意境深远的感觉。

又过了几天,第三幅油画《爱心菜》完成了。画面中是一群身穿蓝色防护服的志愿者正从一辆集装箱中卸载一袋袋包装好了的蔬菜,老于说,这幅《爱心菜》是为表达感谢民建江西省工贸总支捐助松江蔬菜而创作的。

第四幅作品叫《快递站》,画面是在小区门口用蓝色帐篷临时搭建的快递站,这是封控时期居民生活保障线上的最后一站;第五幅作品叫《方舱》,画面色调温暖,主题尤其暖心!这幅作品完成于立夏那天。老于说,此作的灵感来自于重庆援沪医疗队接手松江区1~4号方舱进行全流程管理的报道,谨以此作表达对重庆援助医疗队的谢意!

短短一个多月,老于已经完成了以抗疫为主题的五幅油画系列创作。面对封控,长期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老于,以一种新的姿态投入到抗疫战斗之中,选择静下心来,潜心为抗疫作画,生动展现了防控疫情中的真实风貌,传递了一种特有的审美情感和思想内容。

退休干部老于成了油画家老于,我为老于点赞!

毫无疑问,炕,一个“火”字,一个“亢”字,属于北方,属于寒冷的辽阔的甚至有几分苍凉的北方。毫无疑问,炕是寒冷地带北方民族为了生存的伟大发明之一。

“一间房子半间炕”,这是指北方家庭居住环境的逼仄。“老婆孩子热炕头,三十亩地一头牛”,这是当年很多北方青年的人生目标。炕,也是一个北方孩子诞生的产床,是他牙牙学语的课堂,也是他蹒跚学步的教室。

我对炕拥有十三年来的亲密接触和记忆。我出生在炕上,炕上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接近于南方或大城市的客厅,比如来了客人,主人肯定热情地寒暄道:“快,脱鞋上炕!”然后盘腿坐定,围拢火盆,拿出烟袋,抽一袋旱烟,小朋友们就尽情地聊了起来,同时还有一碟葵花籽。故乡把葵花籽叫“毛嗑”,这是“毛子嗑”的简称,我估计这是当年前苏联人带来过的一种植物,前苏联人爱吃葵花籽,所以当地土语把葵花籽叫成了“毛嗑”,“毛嗑”就是“老毛子”嗑出来的果仁吧。

北方的炕,炕头由于离灶台近,照例是暖暖和和甚至烫脚的,属于一家之长或者一家最老的成员,在我们家炕头肯定属于我的老奶奶,而炕梢就是远离灶台的地方,照例属于小孩子或年轻人。北

前几天,有同学在群里发上来几张照片,照片是一些破碎的瓦砾和瓷片,说是古董,打算拿来种花。群里马上就有同学表示反对,说这是古董啊,怎么可以拿来种花呢?我在群里说,拿来种花是最好的选择呢,物尽其用,因为陶瓷的颜色灰不溜秋的,甚至有点丑陋,种上花,反而会显得质朴大气。艳丽的花朵衬上笨拙的器具,可能会把古代的气息和现代的感觉融合在一起,一古一今,自然相生,和谐统一,或许更有味道也说不定。

一个从事艺术设计的同学同意了我的观点,他觉得也应该拿来种花。他说不管这个器具值多少钱,如果你把它仔细地包起来,藏在某一个保险柜里,或者藏在

是两竖两横再两竖再两横再两竖。小八子看了马上大声说,像个飞机,老师说,所以这个游戏也叫跳飞机。为了培养我们玩跳房子的兴趣,老师讲了许多故事,至今我还记得,跳格子是在清代传入中国的,花样也渐渐多了起来,产生了跳房子、跳飞机、跳方阵、跳梅园、跳八格等多种称呼,形状也或长、或方、或圆、或三角,随性而画。

跳房子有很多种玩法,可单人玩,也可多人轮流玩,还可分组争输赢。玩的时候,捡一块小瓦片,放在一号格,也可以背对着“房子”随意投,瓦片压线算输,人单腿进格,用单脚按编号顺序把瓦片一格一格踢出房子,竖格必须单脚着地,横格可以双脚着地,脚和瓦片同样不能碰线,赢了可以随意挑选一个格子,这个格子就属于你的房子了,别人玩的时候瓦片和人就不能进你的“屋”。输了就下一个人上去玩。

小八子个大力大,耐力好,是班级里玩得最好的。放学后,他经常要带我们去村里的

木头的材质,而不是用泥土筑就的。当然,这样的岁月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了,几乎有半个世纪了吧。炕沿不再扯远,我们回到炕上另外两件不可或缺的装饰:一是炕桌,二是炕琴。炕桌是一家人吃饭的主要餐桌,吃饭时要把地上把它搬到炕上,放上炕桌,摆好碗筷,一家人围炕而坐,开始一顿美味或者并非美味的餐饮。假如没有炕桌,食物直接摆在炕席上,那是断然不可思议的场面,因此再贫困的人家都要为炕备一张炕桌,因为它事实上是很重要的餐桌。我小时候最喜欢干的工作就是把地上的炕桌搬到炕上,我当时年纪小,身子骨弱,搬炕桌对我来说是个很沉重但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每当将炕桌搬到炕上,我都有一种大功告成的成就感。家里的炕桌都是榆木做的,腿很短,很结实,很沉重,这个炕桌除去吃饭之外,小孩子们还可以伏在炕桌上做自己的暑假作业,有时晚上在没有电灯的时候会点一盏煤油灯,炕桌沉静地、矮矮地立在炕上,肩负着向自己的主人,无论是老主人还是小主人,奉献真诚的一种愿望。

怀念炕

高洪波

“一领”,一领炕席,而不是一张,一床或者一面,这是对炕席很独特的尊称。一面土炕铺上了炕席,再加上炕沿,它才具有了炕的完整性。炕沿一般都要用方条木头做成,它耐磨、结实,保护着土炕的某种坚固性。记得曾经有一次在西北的火车上,我遇见了一位旅伴,他跟我说起大西北的贫困时,专门讲到“炕沿”这个词。他说当时那里的贫困使他惊讶不已,因为进得屋来,炕上没有炕沿,只是炕边上有几个土坑,到吃饭的时候,贫困的妈妈从锅里打出几碗饭汤,然后向外一呼喊,几个赤身裸体的娃娃像小猪一样跑过来,把头就着炕沿上的三个土坑呼噜呼噜地吃得非常香。讲述这一幕故事的人,后来曾经抵达过中国极高的政治地位,他当时是去进行大西北的民情民情调研。而我老家内蒙古,或者说内蒙古东部一带的炕沿,显然要比这位朋友讲述的西北的炕沿具有特殊的质地,它至少是

这只烟灰缸是正宗南宋的,可是我故意把它敲了一个缺口,放在这里,每天用着看着,与古人的气息相通,我觉得就是在享受了。好东西就要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它的实用价值,用了才是自己的。”

朋友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很多好东西,因为过于爱惜,我们经常把它藏得很好,平时舍不得用。但事实上当我们拿出来用时,有的变质了,有的过期了,有的已经不再流行了,好东西反而变成了垃圾。母亲曾经很喜欢一枚戒指,晒谷场跳房子,我们的玩法是南滨头和北滨头争输赢,输的一方,第二天上学要给赢的一方背书包,还要给赢方一个小礼物,那时的礼物就是糖纸火柴盒,最好的礼物也就是半块带香味的小橡皮。时间久了,家长们都知道了我们放学后会在晒谷场,也会来看我们玩,那时候听大人们说,玩这个游戏好,可以锻炼身体、培养团结互助和心理素质等等。

其实,儿时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是否会在这些方面受益,我们只知道吵吵闹闹、蹦蹦跳跳、轻松愉快,一个个皮得欢。有一次学校要组织军训去野外“拉练”,为了第二天谁背书包,比赛时小八子耍了赖皮,打哭了南滨头的一个同学,那次吵架后,南滨头和北滨头再也没有在一起玩过,后来上了初中,分了班,大家就很少见面了,一直到四十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上,说起这个事,小八子干了一杯啤酒,算是一笑泯“恩仇”了。

年岁渐长,不经意间已迈向古稀,重温童年,心有快乐,人之所忆,悠悠自乐。

十日谈
童年的游戏
责编:王瑜明

斗鸡游戏能磨砺意志,请看明日日本栏。

童年的游戏
责编:王瑜明

斗鸡游戏能磨砺意志,请看明日日本栏。

童年的游戏
责编:王瑜明

斗鸡游戏能磨砺意志,请看明日日本栏。

童年的游戏
责编:王瑜明

斗鸡游戏能磨砺意志,请看明日日本栏。

柜一样,但要比大衣橱小很多,就是叠加在一起的几个木箱子而已。正是因为有了“炕琴”两个艺术性很强的字,工匠在制作它们的时候倾注了自己很大的心血和艺术才能。炕琴可以堆放主人的被褥和一些细软,所以拥有炕琴的家庭显示着某种富足和讲究。

我家从来没有炕琴,但是我去过几个同学家,他们家都有炕琴,因此我记住了炕琴——没有音乐的特殊的一种北方家具。我一度很羡慕有炕琴的家庭,但是我家还没有来得及制作炕琴就搬离了东蒙,搬离了科尔沁草原,向遥远的南方,向西南,向贵

州搬迁。这一走从此告别了故乡的同时,也告别了火炕,告别了炕席,而关于拥有炕琴的愿望也淡漠了,遗忘了,但是北方的炕,北方炕上三件特殊的器物,以及曾经有一个夏天,在外祖父家陪一个编织炕席的南方匠人,听他讲述一些南方传奇的童年记忆在我印象中非常非常深刻。所以炕是北方民族伟大的发明,这就像大西北的窑洞,像南方讲究的八步床一样,都是人类在大自然中的生存策略所展现出的最杰出的一项。

北方的炕、灶台、灶火、热气仍在温暖着一代代北方孩子的童年……

一直舍不得拿出来戴,有一天想着要戴,结果翻遍了家中的角角落落,都找不到戒指的踪影,因为放得再好,放过头了,从此再也没有看见过这枚戒指。

我也一样,曾经花了一万多元买了一只名牌包包,但是很少用,偶尔大型聚会才用一下。后来,我再拿出来用的时候,包的款式过期了,光泽度也没有原先好。因为包包老化呀,你再喜欢也不能放太久。

还有一年买了一批上好的红茶,舍不得喝,放着放着便忘记了。等想起拿出来,已经过了保质期,只好狠心扔掉。那一刻觉得好心疼啊,这么好的东西,因为不及耐用,最后变得一文不值。

人也是一样,你觉得年轻是你的优势,精力充沛是你的优势,但是,如果此时你懒惰、松懈,在该付出的时候不努力,觉得自己还拥有很多的青春,什么都可以慢慢来。但很快你就会发现,过了这个时段时,年早已不再是你的优势。

台湾著名古董家具与文房收藏家黄玄龙曾说,“用”是一切的先决条件,器以用为巧,古物新用,只要自己喜欢,怎么样都可以。在对的时间,满怀欣喜地用好的东西才是最好的珍惜,不然就是锦衣夜行,明珠蒙尘。

所以,好东西,千万别放着,该用用,该吃吃。会用好东西,让好东西发挥价值,也是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吧!



草原额吉 (连环画) 李雪桐

油画抗疫

俞富章



俞富章



俞富章



俞富章



俞富章



俞富章

